

被

〔俄〕弗·杜采金夫著

追捕的

白衣人

БЕЛЫЕ
ОДЕЖДЫ

新 华 出 版 社

45.52
C605

45.52
C605

902743-45



被追捕的白衣人

[俄]弗·杜采金 ~~著~~ 著

汤民仁 李德萍 ~~编译~~ 编译

马肇元 马明霞 ~~校对~~ 校对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被追捕的白衣人

(俄)弗·杜金采夫 著

汤民仁、李德萍、谢 荣 编译

马肇元、冯明霞 校对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 603 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125印张 插页2张 371,000字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866-3/D·343 定价: 9.00元

译者的话

在前苏联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家中间，恐怕很难找到另一位像本书作者弗·杜金采夫那样能在读者中引起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的作家了。1956年，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仅仅为了面包》，在《新世界》杂志刊出后，莫斯科沸腾了，文学家之家的礼堂，被作者的崇拜者挤得水泄不通。这部小说，以其深刻、尖锐而切中时弊的题材，引起了热烈反响。然而，也基于同一原因，这部作品不久就遭到了当时苏联最高领导的批评。作者从此被迫停止小说创作，默默地从事文学翻译。不过，作者并没有气馁，他继续积累素材，为日后创作新的作品进行准备。1987年，他的第二部同样以学术斗争及科学家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穿白衣的人》在《涅瓦》杂志发表了，又在原苏联文学界和读者中掀起了一股狂澜，短短两年，此书一版再版，印数就超过了500万册，并相继被译成英、法、德、芬兰、捷克、阿拉伯等多种语言。1988年，作者因该书的成就，荣获原苏联国家文艺奖。

《穿白衣的人》一书保持了《不仅仅为了面包》一书的题材的及时、尖锐、深刻性，而且艺术上更趋成熟。它借鉴了通俗文学的某些创作手法，读起来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复杂，悬念强烈、扣人心弦。

本书的故事围绕着二次世界大战后原苏联生物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展开。作者以近乎纪实小说的准确性，真实地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反映了以米丘林继承人自居、把持当时原苏联农业科学领域领导权的李森科对学术领域不同意见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揭露了他们一伙精心设计制造的一桩桩冤案，以及他们的这种学阀作风对科技进步造成的严重危害。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在那次会议上，把持科学院领导的里亚德诺院士（李森科的化身）对待不同见解的遗传学派发动了围剿，把学术之争上纲到政治斗争的高度，给他们扣上“反科学”、“反社会主义”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分子的帽子。在里亚德诺一伙的强大压力下，有的科学家动摇投降了，声泪俱下地表示悔过，声言效忠“社会主义”的生物学理论，誓死追随李森科；有的愤而抗议，被撤职、流放；还有的表面表示悔改，暗地里继续进行生物遗传方面的研究。农学院的大部分科学工作者，悄悄地把他们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转入“地下”，继续工作。

里亚德诺及其爪牙觉察到这一点以后，把被视作自己“右臂”的年青有为的科学家杰日金派到农学院，名为巡视，实则弄清楚“反社会主义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地下集团”的底细，以便进一步组织“围剿黑狗”的斗争。杰日金出身军人，为人正直。在同“地下集团”的互相试探、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热爱祖国、逆境奋斗、献身科学的动人事迹后，不由自主地从对自己主子里亚德诺的“阳奉阴违”进而暗中支持、逐渐参加到他们的实验中间去，投身于他们的斗争，成为他们的中坚分子。在共同工作中，他同该“集团”杰出的年青女科学家布拉什科产生了恋情，结成了伉俪。

杰日金的变化，自然逃不脱里亚德诺及其一伙的密切注视。为了彻底捣毁“反社会主义小集团”，里亚德诺及其“左臂”布鲁兹扎

克亲自出马，勾结专政机关，向斯特里加列夫为首的学派发动了全面清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青年教授斯特里加列夫在逃亡中被抓获，老教授波索什科夫院士留下一份血泪控诉之后，被迫自杀。而杰日金则在同里亚德诺进行最后摊牌之后，在战友的掩护下，秘密出逃，悄然来到了南方的一个农场，隐姓埋名，继续进行生物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出了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终于认识到了里亚德诺学说的虚伪性和他的学阀作风的严重危害。斯特里加列夫教授的生物遗传学说被恢复了名誉，杰日金的科研成果也终于重见天日。小说通过对这一场曲折复杂斗争的描述，塑造了一大批忠于祖国、逆境奋斗、献身真理的科学家的形象，讴歌了他们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实行改革开放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本书作者弗·杜金采夫 1918 年出生于乌克兰。据他本人说，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旧军官，母亲是一个演员。童年时，他饱受了战乱的苦难。后来，他同母亲一起搬到了莫斯科。上学时，杜金采夫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文学才能。十一二岁时，获得全国少年诗歌比赛第三名，而十五岁时，在《共青团真理报》组织的全国性征文比赛中，与成名的作家一起，并列获奖。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法律系。不久，卫国战争爆发，他奔赴前线，作为一个步兵连长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四次受伤。最后一次受伤后，不能重返前线了，被调到军事检察部门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战争结束后，因为他是学法律的，被分配到检察院工作。工作期间，他收到不少科技工作者的投诉，反映他们科研工作受到压制、他们的成果被剽窃的情况。杜金采夫为他们奔走呼吁，接触了无数案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在艺术风格方面，作者自称崇拜莎士比亚、海明威、多斯·帕索斯、乔伊

斯、马歇尔·普鲁斯特、克努特·汉姆生等具有鲜明艺术形式的人，认为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从对作者经历的简短叙述中，读者大概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位年逾七旬、迄今只写出两部较大作品的作家，其作品一问世就能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强烈反响的原因所在了。

杜金采夫对华友好。他对在中国出版《穿白衣的人》十分高兴，并欣然命笔为本书写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前言。可惜，由于书稿已经排版，只好忍痛割爱了。在此向作者表示歉意。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作了某些删节。为突出主题，将书名改为《被追捕的白衣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译者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2
第五章.....	79
第六章.....	103
第七章.....	125
第八章.....	150
第二部分.....	161
第一章.....	161
第二章.....	177
第三章.....	198
第四章.....	222
第五章.....	257
第六章.....	273
第七章.....	294
第三部分.....	308

第一章.....	308
第二章.....	324
第三章.....	343
第四章.....	364
第五章.....	397
第六章.....	421
第七章.....	436
第八章.....	454
尾声	46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宁静的9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也许是正在消逝中的夏天最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它象婴儿一般，静静地在斑驳的阳光里嬉戏。农学院宽广的校园还在打盹，它坐落在被当地称为“小瑞士山”的两座小丘上。整个校园被纵横交错的林荫道划成一个个规则的长方块儿。一边儿，每条横向林荫道的尽头都是一片空旷，可以猜出是片塌陷地，透过柔漫的薄雾，还时而传来轮船低沉的汽笛声。那里有一条小河。另一边，在远处的苍翠欲滴的林木中，掩映着农学院教学大楼粉红色的砖墙。

在那条几乎紧贴着塌陷地边的主要纵向林荫道上，有些学生正坐在长条凳上读书。新学年已经开始。在远处的树丛间，有一只排球在蹦来蹦去，穿着蓝色紧身运动衣裤的长跑运动员，不知是学生还是位精干的教授，不时地在林荫道间穿梭来去。

这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林荫道上，在两排老椴树中，有一个人正四下打量，信步走着。他上身穿一件铁锈红色方格翻领衬衫，两袖卷起，下身则是一条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裤子。此人30岁左右，个子不高，细腰身，走起路来背着手。脸盘宽大而瘦削，鼻梁很高，面部表情多变，淡褐色的眉毛时而向上扬起，形成一条曲线，这是某些科学家平日思考时所固有的习惯。他的面部很有特色：上唇

上棱角分明的人中沟一直延伸到下唇，并在下巴下形成一个深陷的小坑儿。这位沉思者的脚步不紧不慢，然而却赶上并超过了两个莫名其妙的中年长跑者。那是一男一女，都穿着蓝色紧身毛衣裤和白球鞋，倒着小碎步，几乎是在原地踏脚。

他们正交谈着。

“他参照的是纳瓦申固着法。12小时足够了……他需要的是快——尽快搞出几千个杂交品种，还得一个个检查……”

那女人说：

“在他的切片机中可以得到象细胞那么厚薄的切片。能够清楚地数出染色体。他把我们注销了的零件从泔水池里捡了回来，自己修理好了，你看……本来你也能够……”

“没那么简单。全得靠微动螺旋。他是在莫斯科某个行家那儿定购的微动螺旋……”

于是，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立刻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是细胞学家，即研究生物细胞的专家。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微微嗅到一点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气味，一个月前，这一学说曾在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上遭到庄严的批驳和谴责。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眉毛一动，迅速回头看了看那两个长跑者，朝那男人微微点了点头，但没引起注意。

之后，他沿着林荫道走了好久，思考着自己那许多要做的事情。林荫道将他带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丘顶上，那里有一条栽到地里的普普通通的长凳。他坐在长凳上，望着低处阳光下碧波荡漾的河水和对岸那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远方——那“大瑞士山”。

此人同植物科学有着不解之缘，而且知道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方，他知道有个叫休眠芽的东西。这在苹果树上是看不见的，但是，只要园林工人在树上巧妙地拉上一刀，就可以使它苏醒。

于是，在光滑的地方就会突然长出一株新芽来。穿方格翻领衬衫人的老朋友、育种园艺学家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茨维亚赫，一个喜欢独出心裁的人，有一次对他说，人体内也有某种类似这种现象的东西。你可以度过漫长的一生，甚至直到要去极乐世界了，也未必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无耻之徒还是一个英雄。那都是因为，你的生活就那个样，它没有让你去经受这样的考验，把你赶进一根只有两个出口的铁管子——要么前进，要么后退。但也可能会提供这种机会。对这种见解，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虽说从未亲身体验过，但他却时刻准备着同优秀的对手讨论人体内存在休眠奥秘这类题目。

听到林荫道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转过身来。还是那对穿蓝色运动服的长跑者，他们已经不再踩着小碎步，而是走了起来，速度大大加快了。他们爬上山岗，也坐到了那条凳子上。

“就是这样，”那男人一边用手帕擦着额头和脖子，一边说着，“所以说你自己全都能看到。而且也就在指日可待的、不久的将来。”

“你怕吗？”那女人小声问道。

“怕得发抖，象三弦琴一样。”

“你是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认为，你的乐观毫无根据，”他非常独特地呼哧一声，以装腔作势的傲慢口气对她说，“最后的判决不属于你，而属于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不喜欢异教徒。”说到这儿，长跑者愉快地瞥了一眼那位穿方格翻领衬衫的陌生人。对方友好地一笑，第三次微微地点了点头。从这一刻开始，长跑者的话就是专门说给他听的了。“你还记得，托尔克马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问女人，眼睛却瞧

着她邻座的年轻人。“哈哈，托尔克马达嘛，他是伟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官。你还记得，他以什么著称吗？宗教热情和对神学的广博知识……”

“瞧你，三句话不离本行。”

“这里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提到托尔克马达。我不是指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里点燃那场著名大火的那个托尔克马达，而是另外一个，战前我曾教过他细胞学，可眼下他成了教皇，兴许明天还会到我工作的学院里来，闹出一场大地震呢。这位托尔克马达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虽说是名新秀，但据知情者反映，也抵得上西班牙那家伙了。他是个宗教狂，学识也渊博，是其专业方面的一个神学家，好多红衣主教都受到他的影响……”

“您知道，如果公正地比较一下，应当说，西班牙的托尔克马达没给自己捞取任何东西，同其他宗教裁判官相比，他是一个最严酷的苦行僧，”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插进了话题，“他是真正地持斋……”

“可怜的异教徒们可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日子好过些，”那女人说。

“绝没有好过些，”男长跑者表示赞同，“达尔文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几百年来，西班牙将每一个善于思索的人都扔到火堆里烧死。由此，这个国家的思维能力就衰退了。我想，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出现也不无其历史的缘由……干脆说，我们都得准备受审和上刑。”

“居然还要上刑？……”

“自然啰，这里不会有什么‘铁甲圣母’。但您知道，我们生活在今天，至少，我们这些生物学家就象是巴甫洛夫手里的狗。诚然，我们的实验室装置有所不同。每个科学家都有一根可供给汁液和

食物的橡皮管，所有的管子又都聚拢到一个中心。那位院士一旦来捏住我的小管子，那就全完了，我准会变得虚弱不堪，顿时四脚朝天。当然，他不会立刻捏死。但是，他会缩小截面，经常是这样。而更为常见的，则是轻轻地触摸它，稍稍压一下，然后再放开。我立刻就会喊起来：我再也不敢了！我改！”

那女人已拽着男长跑者的衣袖，站起来要走了，而那个男的还是止不住嘴：

“我们的托尔克马达会逐个地摆弄这些管子，轻轻地抚 摸 它们，人们就该发抖了。这有哪点不象是‘铁甲圣母’呢？”

说到这里，他们行礼告别。那一对走出几步，穿蓝服的男长跑者又点了点头，然后他们才快步走进了林荫道。

半晌，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仍在望着他们的背影，脸上挂着惘然的微笑，甚至还小声地重复着：

“托尔克马达……”

后来，他看看手表，才9点多钟，就站了起来。上哪儿去呢？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他在林荫道上慢慢地踱着方步，“铁甲圣母”，他思索着，摇了摇头，想象着那中世纪的刑具。它和人一样高，象铁的小提琴匣子，里面钉满了钉子。这时，一阵风袭来，又一个长跑者跨着大步从他身旁闪过。这人瘦瘦的身材，个子不高，夹紧双肘。他身穿一套线织教练服，也是蓝色的，但已经洗得褪了色，后背上的汗渍都发乌了。他的身影缩小得很快，迅即穿过林荫道，跳进塌陷地，沿着可怕的陡坡向最低处跑去，那里有一只排球在飞来飞去。身影又出现在另一个斜坡，在松树之间若隐若现，有节奏地跳动着，好象有根线在扯着他似的。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半天。他认识这位长跑者，就在这所学院里听他讲过遗传学的课。

此人是科学院院士波索什科夫。7年前，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他娶了自己年轻的研究生做妻子。那时他60岁。学院里有这样一个传说：好像是在户籍登记处，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未婚妻来了，女登记员抬眼看看他们，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差别很大吗？”他问道。“嗯，”那个女登记员脸色绯红地答道。“那么你瞧着，”院士说。他急促地挥了挥两臂，就蹦到了她的桌子上，把他那两只锃亮的皮鞋准确地放到了墨水瓶两边。过了一会儿，他身也不转，又挥动着两臂从桌上跳了下来，动作优美，且正好落在他原先站立的那个位置上。“亲爱的，我倒是很希望，到这里来的未婚夫中还能有人做出这个动作来。”望着那个在远处松林里有节奏地跳动着的蓝点点，院士昔日的学生感到，他开始相信这一传闻了。“这个斯韦托扎尔·阿历克谢耶维奇，真是个复杂的人。”他想到这里，叹了口气，皱皱眉头。30年代时，波索什科夫曾是一个著名的孟德尔主义者，他所追随的那个生物学说，希特勒政权曾试图加以利用，以建立自己的种族主义谬论。当然，谁也不会认为科学院院士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否则，他可就倒霉了。但那些喜欢矫枉过正，随时准备着使用“敌人”这个词儿的人，谈起他时还是常常带着一种警惕的神情。能往哪儿躲呢？须知这个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有的人还把“魏斯曼主义”也加在了这个词里），内中包含着某些可能被人利用的论题。而且真的被人利用过！20世纪了，谁还能谈论什么遗传物质？简直是胡说八道！于是，科学院院士及时放弃了自己的谬论，给学生们讲授起了自己重行修改过的课程，开始坚定不移地大骂起孟德尔神甫来。然而，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米丘林科学的领袖，无论如何也不肯饶恕他以前的过失。这显然是因为波索什科夫曾经是一个非常顽劣的孟德尔主义分子，还因为，他在放弃旧学说之后，不知怎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并且脱离了战斗的

科学。但忏悔，他是不会忘记的。最后一次，在8月会议的讲台上，他简直是在叫喊了。他下了保证，支持科学院院士、农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李森科的领导，还向另一位泰斗、科学院院士里亚德诺道了歉。他又教了一门新的、米丘林的生物学，有条有理；他的学生中出现了很多优秀青年，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知识。看来，是真地放弃了。不过，他的心灵深处是否放弃了呢？但愿能相信他吧。据说，在放弃自己的学说之后，他遣散了遗传学两个教研室的一半人，几乎是整整一个课题实验室。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亲爱的“老师”，你是如何把他们遣散的吧……

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一边在心里寻思，一边目送着老师的背影。而远处那个蓝色斑点还一直不知疲倦地在松树间蹦跳着，愈爬愈高。院士昔日的学生哪里知道，这双细弱的腿脚支撑着多少幕人间悲剧和生命的激情啊！

“没准，连他也会认为我是个托尔克马达吧，”穿方格翻领衬衫的人想到这儿，心里不很愉快。“也许，恰恰就是他编出了这个好的比喻。那就更应该到他那儿去一趟，拜访拜访老师了。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副院长啊。过一个小时，他肯定会在家。”

他踱着步，没有注意任何人，无论是被他赶上的人，还是跨着大步赶过他的人。他已经走上柏油马路，来到了人流更多的地带。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费德·杰日金！”有人冲着他的耳根叫了一声。一个男人，有点谢顶，淡黄色的头发象透明的梳子一样，看上去很和善，正和他肩并肩地走着，朝他彬彬有礼地微笑，还张开了双臂、仿佛要拥抱他。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认出了旁边这人是国家安全局的上校斯韦什尼科夫。

“哎呀！米哈伊尔·波尔菲里耶维奇！久违久违。恐怕，已经是将军了吧？”

“不，不，还是上校。哪象您老弟，今天大学毕业，明天，你瞧吧，就已经是副博士，要来督察自己的教授了。我听说，你是来收拾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分子的？”

“领导派的……”

“怎么样，存在还不能决定意识？您依然坚持这一点吗？”

“已经不坚持了，米哈伊尔·波尔菲里耶维奇。年岁大一些，人也变得聪明一点了。但我可以向您坦白地说：是的，我还是象先前一样思考问题，而您也还是象先前一样不理解我。”

“时至今日，您还否定存在的意义！”

“请原谅。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过是大量往事的一个结果。假如没有我的存在，也就不会有我的意识。但我反对枯燥地死背古典公式，反对机械的概念。存在对我作用的结果也要取决于我的个性。不能把我扔在一旁不算个数，我不是颞水分子。可不可以说得更明确些？我将以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最出乎预料的方式，来对存在的作用作出我的反应。”

“能见识见识就好了！”

“那有什么，我们不是还要活下去，还会见面的嘛。”

“这种话您可别对其他人讲。同我讲讲可以，同其他人是不值得的。”

“我不能！我要同每一个喜欢交谈的人讲。”

“您的经历按说该教会您……”

“什么？您是指鲍里克大叔？我惹什么祸了吗？”

“不，谢天谢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一切都很好。他甚至已经是一名科学候补博士了。不过，要知道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您的不慎给他招致了不愉快。他的一生中也就留下了，可以说是留下了一个创伤……所以，您哪怕是从这方面来总结一下也